

壽

文選卷第四十三

漢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
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
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
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
願仕也恆其素
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濤
曰潁川山濤父也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

自代即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

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之言不知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
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

通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
通厥德李執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

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爾雅曰偶然非本志也

值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視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
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鸞刀漫平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故具為足
帝欲以辱汗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汗也

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

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

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

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虛說也

其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

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

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

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

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

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

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

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子房之佐漢接輿之

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

後聖其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故君

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周易曰天下

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猶性動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

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

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

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

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

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

山臺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史少加孤露母兄見驕

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不大悶瘻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孔

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

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

老重增其放放蕩謂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

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路

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弗厭豐草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

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莊子

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至為禮

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孫盛晉陽

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

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太祖曰此賢

素羸病君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資材又不識

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

建為即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今延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又與事接疵
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覺日與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

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

遣兩當關扶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

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

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性復多虱把蒲搔無已而當裏以

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

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有言人怨乃至是中有矜怨之者而纒雖

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亦終不能獲

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不書俗人而當與

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注曰聒也聒塵臭處千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

萬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

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

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
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

意甚信之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游山澤觀魚鳥心甚

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誠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

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

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

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觀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兩也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

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於

也嗇甚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

元直曹公來征先主

在楚問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

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華子魚不

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

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

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

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
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曰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唯達者
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
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已嗜臭
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或謂

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
子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
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鴛雛過
之仰天而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國赫我邪
吾頃學養

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高誘

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縱無九患尚不

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

其所不樂言已所不樂而行之事自小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擁於溝壑

壑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

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向力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劭字

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

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騶與騶同切之不

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

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

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

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

標餘年此真所乏耳此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

之士而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

此也野人有快多背而美芥子者欲獻之至尊

列子曰宋國有田父

常衣濕廣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澳室髣續

孤務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

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芥萍子對雖有區

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負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

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愁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滅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

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勳孫都至

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勸孫都至

通敢為

苞自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貴曰君

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辰曰此乃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曰至亡無日矣

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

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

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率羊以迎

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

奔狄反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

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

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僻類崇飾浮

辭鄭玄孝經注曰引僻連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

昧曆將終而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尔躬

幽栢靈失德

災釁並興考相靈漢二帝也漢書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於

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貫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

四海蕭條非後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

區夏尚書曰用肇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

方土則神州中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

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

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攸同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

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

不供職貢國語魏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

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

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

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轍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

孫權姓來贍遣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

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

夫餘國出貂狔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

名馬貂狔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

若規

矩

曰此

壯觀

也

天下

公孫

淵承

籍父

兄世

居東

裔

擁帶

燕胡

馮陵

險遠

講武

盤桓

不供

職貢

國語

魏文

公曰

古者

三時

務農

一時

講武

周禮

內傲

帝命

外通

南國

乘桴

滄

流交

疇貨

賄葛

越布

於朔

土貂

馬延

乎吳

會

魏志

曰公

孫

權

姓來

贍遣

權使

張彌

許晏

等齎

金玉

珍寶

立為

燕王

論語

子曰

乘桴

浮于

海孔

安尚

書傳

曰草

服葛

越魏

志曰

夫餘

國出

貂狔

以為

控絃

十萬

奔走

足用

漢書

匈奴

傳曰

控

信能

右折

燕齊

左振

扶桑

陵轍

沙漠

南面

稱王

也

山海

經

曰湯

谷

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轅中原
說文曰漢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
周而聽天下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遼
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遼
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揚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然後
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庶悅服殊俗款附

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淮南子曰所
論曰餘威震于殊俗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後漢
九天下貫九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後漢
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
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
十張楛矢長一尺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
八寸石磬三百枝

稽顙來朝百世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
不羈之虜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
名焉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
其有成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

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劉備
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
震懼巴岷璋救諸將勿復先主大怒進圍成都
璋降先主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嚴梁山積石三江五
領益州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嚴梁山積石三江五
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善哉行
曰權實聖子備則七虜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漢書合從
假氣游魂迄于四紀善哉行
爭強毛詩曰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
伯兮唱予和汝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

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崩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
帝曰其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相相
寧泰山

帝曰其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相相
寧泰山

帝曰其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相相
寧泰山

帝曰其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相相
寧泰山

帝曰其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相相
寧泰山

志厲秋霜怒如秋霜廟勝之筭孫子曰夫

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獨見之鑒與衆絕慮

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魏志曰陳留王奂字景明封常

立尚書曰放勳欽長繆遠御妙略濟投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稜威奮伐架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

毛萇曰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

可奪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而姜維面縛

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

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

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

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

艾降勸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

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

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禮記

時梁益肅清穀梁傳曰伐不逐奔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禮記

而後稽顙魏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

都賦曰魏魏絳闕左氏傳曰晉滅魏魏公魏奔京

十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左氏傳曰晉滅魏魏公魏奔京

秦始皇十七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吳志曰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

吏呂興等殺太守孫翊蟬蛻內向願為臣妾

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內向願為臣妾

十日而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內向願為臣妾

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

之漸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羨非

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

尚書曰百寮師師又曰俊又在官 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毛詩曰進厥虎臣

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 新序曰

相楚國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

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

器械鄭玄曰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太傅

於海樓船萬艘蘇千里相望 漢書曰江淮以自剡木以來舟

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舟

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大韜太公謂武王

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

民治國道家所尚 老子曰愛人治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

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崇侯德亂而伐之故先開示大

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來多

福 毛詩曰永言配慶然改容祗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

坐謝賈稱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漢書曰南越主胡王胡

遣其子嬰齊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

入侍宿衛則世祚江表未為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豐報顯賞

也 答君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也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列江而西荆揚充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

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檄微也漢書高祖曰吾以遊龍

曜路歌吹盈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

曰洋洋乎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尚書曰受率煙塵俱起震

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

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

唐賦曰寒夫治膏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道

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膏之

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如其

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揚子之

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謂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

不足乳湏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

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

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間不療將深相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

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公體痛使人召扁

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郭璞穆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左

天子傳注曰湏乳汁也竹用切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

石苞白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揚朱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却至梁而過老子曰請聞其過老

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其過老

子曰雖睢而射射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

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

顧瞻帝宮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

老予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夫以嘉

至郊為及關計却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週貞吉曰嘉惟別之後

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沙漠鳴雞戒旦則飄

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語日薄西

馬陳琳武庫車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

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駁曰恐日薄於西山尋歷曲

阻則沈思紆結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迴颺狂厲白

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

巔毛詩曰鶴鳴九皋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

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揚朱南

老子中道仰

梁鴻字伯鸞

北邙兮噫

遼遼未央

夫以嘉

週貞吉曰嘉

惟別之後

日薄西

尋歷曲

是瞻

迴颺狂厲白

慷慨重阜之

嘯

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也

也

也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表龍章於裸

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衣龍之服也章章甫

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夫物不我貴

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

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摠轡遐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筆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迥路涉沙

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遠征蔡琰詩曰遠

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曆曰日太陽也肆日平隰則遼廓

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

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慣氣雲踊

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

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

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曰邑與馮衍蹴崑崙使西倒

躡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

駱郡太守箴曰大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垂其翼君子于行

三日不食鋒鉅靡加翅翮擢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

哉周易曰樂天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

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友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惟房

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

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榮榮飄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
 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親之肝膽胡各
 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飲臨書恨
 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秦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天之曰苟

富貴無相忘庸者笑焉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鷲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

劉璠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

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大朱輪華

鼓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

杖節擁旌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

邪漢書曰魏勃頓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穿廬為室兮
旃為牆音義曰穿廬旃帳也喻已蜀文曰交臂尋君去
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德不尋君去
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
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獗以至於此沈迷領簿
曰孤遂用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

錄用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
時也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
將未信賊將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入

按行賊營賊將曰漢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
曰漢兵破邯鄲誅王即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將軍之
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

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談長楊賦曰僕嘗倦朱鮪涉與
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
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
白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
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
戰軍敗為流失所中長子昂弟于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

眾降封侯漢書曰崩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
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挿地中
皆為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

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
法申恩吞舟是漏之恩枉屈大法益論曰先帝不忍親親

教而緩其刑罰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
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

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

其墳識高臺未傾愛妾尚在相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
曲池又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

雁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佩紫懷黃讚惟

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

與朕謀深執忠孝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

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

盟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旆之長寧不表毛詩曰有

馬遷書曰禮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

縛西都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

城面縛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

書曰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

氏蘭氏後有須卜氏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

道武諱珪改稱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

所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焚見下文

况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

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為

雙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南指自

戮夷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

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方當繫頸蠻邸

立百姓攜貳常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

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羈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

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

乎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也猶鷺巢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

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婢移豈不愴恨

帝春秋滅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

邊吏讓鄭曰今執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

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其

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

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

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

秦必起入荆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書

父母顧妻子莊子惠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

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

明之世漢書曰孝惠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

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

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雋昆明編髮漢拜

使將軍在縞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

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

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

曰厥角叩頭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命耳

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

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 中軍臨川殿下 何之元

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 明德茂親摠茲戎重 劉璠梁

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 若戎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孟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

重若戎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

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 君其詳之 詩頌之 立遲頓首

重荅劉秣陵詔書 劉璠梁典曰劉詔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

身充僕圍齊末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

崔豫州刑彼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 孝標集

辨命論書毅梁傳曰兄弟天倫次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

也何休曰况先弟後天之倫次 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莊子謂漁父曰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願聞先生之虛賦 論曰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

言而子虛賦曰 未沫 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

未沫 而其人已亡 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

有其人亡以此思 青簡尚而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

哀則哀將焉不至 青簡尚而宿草將列 錄殺青者直治青

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墓崩孔子法然流涕又曰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 雖隙

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 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雖隙

駟不留尺波電謝 猶駟而過鄰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

陰無停畧尺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故

存其梗槩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

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

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王

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

折春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冀東平之樹望咸

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

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

與其父折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北還唯有清泉

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

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

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

顧反則徐君死於是去

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序

劉子駿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

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

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

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論語識曰自衛及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及夫子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奔邊

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

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

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

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

犯禁者四百六十漢興去聖帝明王退遠仲尼之道又絕

法度無所因龍衣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

古禮與秦儀雜天下唯周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事傳者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

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

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

為瓜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

人非絳侯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與灌嬰

曰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

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

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

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

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一秦誓

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書者

秦誓篇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命

是也王見禮廢樂崩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道孤而無主也服虔漢書注曰漢興秦相去七八十年常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

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

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

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立明觀其史記立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

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

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

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栢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
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
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
無雷同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今聖上
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
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
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
同力比異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

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往者博士言有

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

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

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

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
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
尚書有大小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

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
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
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遺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

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鍾山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

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

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

知之矣

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曰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

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

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

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

易也劉熙孟子注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

馬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豈期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淚程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歧路也

程墨程也朱揚朱也唯南子曰揚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黑

高誘曰閱其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高誘

別與化也高誘曰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高誘

子平也性傲陽人也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高誘

周子儁俗之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

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

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

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

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

北岳偶吹草堂濫巾 誘我松桂楚辭曰將馳騫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騫

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周

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

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曆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傳

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菹根殷

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

子者齊人沉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不能傳及其鳴騶入谷鶴書

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策緒晉書曰

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

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

曰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

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

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

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跨屬城之雄冠百

里之首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道帙長

殞法筵父埋敵扑誼踴犯其慮牒訴控惚裝其懷過秦論

并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琴歌既斷酒賦無

兮慙恹惘於山陸王逸曰慙恹困苦也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

拜中牟令中牟傷稼犬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

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

曰九州之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綏鷹賦曰青松

落雲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

遠馳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故曰海岸也鞏虞徵

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

譏攢峯竦詭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計

或某死鄭玄曰計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

羅寵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阜之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

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阜之陽推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

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今又促裝下邑浪

拽制上京也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拽揖也雖情投於

魏闕或假步於山肩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曰魏闕象魏也說文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尚書曰

厚有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

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宜高岫澆掩雲關斂輕

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戀於郊端於是叢條暝膽

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

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楚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有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

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

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康

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

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

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氏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

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

此其南夷之君西越之長言居者大之也楚蒲常效貢職

不敢愾怠論語撰考識曰穿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

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德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

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

理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

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故遣中郎

將往賓之中即將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

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與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

郤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

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燧燔

夜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流汗相屬

唯恐居後觸白刃胃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

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珪而爵如淳曰折中分也白位為

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用宅也居在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

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

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幣役

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言無

善名也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猶號也春秋合誠圖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愚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

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

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縣有

蠻夷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盈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

附宜歸本初移書但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

何乃上不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

公曹公表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

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

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曰秦二世

其左駱馬殺之問占慶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

閻樂數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

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求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

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漢書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

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
王呂氏崩將軍祿相國產穎兵秉政常昭國語注曰季末
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
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

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
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

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
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

代王立是為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

明表也明表謂明白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

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
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

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

口腹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云
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父嵩乞句攜養因賦

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養者也狍音咆

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大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
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各也古賴切

輿金輦壁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鼎司傾覆
貴戚趨走權門為各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不之太器也操贊閻遺醜本

無德贊謂假相連屬也莊禾曰附贊懸臆
然臆贊假肉也贊之銖切臆音左標交鋒協好

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
統鷹揚掃除凶逆

征勳兵捕諸閭人無少長皆獲之漢書費義申衛肅
征勳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用贊用文續過

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魏國相
董卓侵官暴國

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誠誠是提劍揮鼓發命東
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
因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

拜紹海之眾太守紹遂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輔師
公助海之眾太守紹遂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輔師

也漢書衛青傳曰裨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謝本後漢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曰臣累世展鷹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寧書曰傷

夷折劍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葺補輯表行東
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

為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
見草而說見射而戰魏志作獎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

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而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孟明也

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
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雖射後也割剝元

元殘賢害善元於公金留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策注曰元元善也張真與屯留故九江太守邊讓言議頗侵太

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留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殺讓族其家臣墳漢書注曰懸首於

木曰梟尚書曰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
余則挈戮汝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

傳曰民咨胥怨周易曰同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
聲相應所還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幕府惟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徒二人謂呂布也漢書曰
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

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補宋且
不登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
叛人

杜預曰撥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

圖曰諸侯冰散漢軍塵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承

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塵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承

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則幕府

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

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有大造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

於西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

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

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故使從事

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

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

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早

侮王室敗法亂紀謂家語孔子曰是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

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為憲臺謂者為外臺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亂夷三族也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

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百寮鉗口道路以

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鉗口道路以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萬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莫敢

言其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彪

與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

徒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巫以欲圖廢置奏收以下

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下

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

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

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

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

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隨

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

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皆有吁

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

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

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

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姁產男叔姬乃欲

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

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中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

園瓚瓚自知必敗盡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

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

淪山谷范曄後漢書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

者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震懼

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

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欲以塘娘之斧禦隆車之隧

遠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塘娘乎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答晏子春

謂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

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纒而右搏彪虎戰國策

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

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

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

下宛葉而倚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

角之諸戎倚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雷震虎步並集

一庭李陵詩曰幸記不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

熯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

義若決江河而灑焚火其剋必矣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出自幽冀或故管部曲感曠恩歸流涕北顧毛詩序

曠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覆亡

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曰若迴

布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微播也

用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

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謂瓦解是也

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謂瓦解是也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

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

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

哉書曰勗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

與強寇弱主違眾旅叛漢書以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

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書到

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

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

律者法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

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季雲穎川人也告江

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

機而作不侯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

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季雲穎川人也告江

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

機而作不侯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

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
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海咸會番禺
南越以平遠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
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來降昔夫差

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

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

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
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申兵五千人棲於

會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

池終於覆滅身薨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

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謂對舉以爭輕

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人相
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與黃池之

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

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

父之會夫于語我九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

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

肅下柴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

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泗水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

上文淮南子曰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乃以陷其

軍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濞淮走丹徒

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胃矣給音始何則天威不可當

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
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疆如二袁勇
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

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近者關

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

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及遣曹仁討之超阻二華據

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

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

河為角而南賊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翽日

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翽日

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騎夾擊大破之斬宜

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元戎

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

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漂櫓是後大軍所以臨江

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逃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畧曰韓遂字文逆賊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

宋達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魏志曰初隴西宋達自稱河首平漢王聚

衆抱罕夏侯淵討之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

屠抱罕斬建涼州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

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相征之周禮曰負固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

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偏將涉

魏則建約泉夷於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疾淵欲

其死已見上及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

驅至河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進臨漢中則陽平

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十萬之師

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

曰魯奔南夜遯魯潰走巴中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土

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柰何魚爛而

亡何傳曰魚爛從內發也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

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

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鉦鼓一動二方俱

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

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鉦與頌同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

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

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大啓爵命以

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

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

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左氏傳楚

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子曰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超之妻拏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

魏而封以為大戮超之妻拏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

子漢書有父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非國家

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非國家

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甚漢書沛頓曰

理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

示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而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

日扞衛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

也音捍安二十一年治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

屠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霆奮席卷自壽春而

南漢書九江郡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

也為征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

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橫

楊僕入萬里剋期五道並入大舉大師至壽春而南一道

軍於越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

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尚書成王曰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楊雄覈靈賦曰枝附

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

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

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昔袁

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死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

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

降拜中郎將還討睦固薛洪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

爵為關內侯屬袁紹屯射

犬公進軍臨河使史煥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

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煥仁遇

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官渡之役則張郃高臯

大洪尚率衆降封為列侯繆音留紹使張郃高臯

舉事立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臯

免蓋有二名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

郃烏合切魏志曰公圍高營未合尚懼

蔓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高營未合尚懼

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保岐山圍守鄴城則將軍蘇

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

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審配元子開

門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城門內兵配逆戰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

舉縣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

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書策折衝

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

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

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

乃建立山之功享不訾之祿峇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立

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

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

泥滯苟且没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

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

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在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

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被甲持戟先

敢動權守合肥十餘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

人之所助者信也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輔忍權不

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

權乃遠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

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賊義殘仁莫斯

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從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

為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

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

朱問弑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

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

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

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父子孫尚書曰求膺多福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

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

其子有言曰其父析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其子弗克負荷

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

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項曰夫賢者

而而就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

曰有斧無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

賢聖之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鳴之鳥

韋若若折子破下愚之感也韓詩曰鴟鴞

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

覆有子則死有郊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鴟鴞

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韋若若折郊破巢非

之地無異韋若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

民命誅在一入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乃戮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

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五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未能計下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

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夫係蹄在

足則猛虎絕其蹄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

愛其踏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

公早圖之也楚叔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

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何則以其所全者重

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

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

碎尚書曰火炎昆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

及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

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惠夙成為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為司徒謀反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

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魏志曰成王幼不能莅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

率土齊民

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劇秦美新曰

今主上聖德欽明紹

隆前緒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謂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布政垂惠而萬邦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

記曰成王幼不能莅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魏志曰成王幼不能莅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

率土齊民

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劇秦美新曰

今主上聖德欽明紹

隆前緒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謂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布政垂惠而萬邦慟

和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

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比發渠搜臣羗來服悼彼巴蜀獨為匪民詩

獨為匪民夫愍此百姓勞後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

罰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

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古之行

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

以來也仁者生而不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

名義者成而不有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有誅無戰漢書

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

武有散財發原表問之義尚書曰式

散鹿臺之財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

曰臣幸得廢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

備有文告之辭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

曰好戰窮武故略陳安危之要真敬聽話言毛詩曰告

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益

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蜀志

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

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後背

曹公歸表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

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

隴右蜀志曰姜勞動我邊境侵擾我臣羗方國家多故未

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有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

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

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
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社之內外亂為獸行則
滅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

殺將千里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

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

破之又曰姜維寇北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

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

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

勝之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

疾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

孫述已見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左氏

馬侯曰九州之險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公大

險也非九州之險明者見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

金匱曰明者見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

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

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陳平背項立

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

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

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往者吳將孫壹舉

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孫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

之妹夫也緝遣朱異孫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皆壹

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

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

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儉舉兵

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鶯及

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鶯虎為將軍各賜爵關

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

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育鄭玄曰為兵

主曰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已蜀賢智見機而作者

戎首哉見機已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

見上文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

變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九說苑曰晉靈公造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傳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

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

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

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

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常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

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策存服虔曰冉駝皆蜀郡西

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策今為定略斯榆舉苞蒲鄭

策縣皆屬越雋善曰駝蒙江功策音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

曰斯音曳張揖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

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

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

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

子西山王逸曰結旋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今罷三郡之士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

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

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

者其始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弃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謂今之親附也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

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人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

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蓋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

本難知衆民懼也尚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

出汜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

江疏河張揖曰灑沈澹災蘇林曰灑音淡言分其沈溺搖

動之災也徒灑切類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

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

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肢膚不生毛張晏曰躬體也

孟康曰腠胝理也常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繭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柰何女曰股無肢脛不故休烈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

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

喔躡拘文牽俗應劭曰喔躡急足之貌也善曰喔音握脩誦習傳當世取說

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詰云宏字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地地與已并天是三也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濱是以六合之內八

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六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

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

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內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

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誦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朱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願得受

號者以億計故巧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

江若水出廣平微外微牂牁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微外入于

梁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嶲辟孫水出登

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謂所

駕者使䟽逖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帝昭曰勿梅憤

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

璞三倉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

安國曰昧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

外提福不亦康乎說文曰提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

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陵夷即

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百姓雖勞又惡可以

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毛詩序曰始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

漢為減三五之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

寥寥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

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

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

文選卷第四十四

文選卷第四十四

三十三

卷之二